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二回 喬彬頭次上台打擂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

且說王興祖下了看台來至擂台，由正面而上，抱拳帶笑道：「眾鄉親們借光了。」眾人閃了一條衚衕，台官要賣弄他這點能耐，條地一抖英雄鬚，使了個旱地拔蔥、燕子飛雲的功夫，往上一躡，不高不矮，正貼著那綢子拉出來的牆兒上面躡將過去。下面眾人喝采，說：「好功夫，這才叫本事呢！」就見王興祖到了上面，群寇俱都站起來，抱拳帶笑說道：「大哥請坐。」賽展熊說：「且慢，此時天氣不早，待我與咱們台下朋友交代一個理兒。」把英雄鬚一扔，衝著台下深打一恭，說：「台下眾位鄉親聽真，小可姓王，叫王興祖，外號賽展熊便是。皆因團城子內復姓東方，有兩家員外，在此擺設擂台。天下最貴重者文武二字，讀書者以文會友，習武者以武會友。設此擂台不為別事，所謂以武會友。無論僧道兩門，回漢兩教，做買做賣，舉監生員，推車挑擔，以至縉紳富戶，只要練過拳，踢過腿的，請上台來。無論拳腳，長短傢伙，全有小可王興祖奉陪。如能打我一拳，輸紋銀五兩，踢我一腳，輸紋銀一百兩，如能一腳將我踢倒擂台之上，輸銀一千兩。愚下可輸不起，全有東方大員外，二員外立刻盤銀，不怨你手下無德，怨我學藝不精。可有一件，有上台較量之人，你們可到那席棚內去掛號，必須把你們家鄉住處，姓名誰誰，開寫清楚，然後較量。只因動手之時，難免失手，輕者受傷，重者廢命，各無後悔。故此上台打擂，死傷勿論。哪位上台來比試，小可王興祖候教。」話猶未了，就聽正北上一聲大吼，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相似。剎時，正北上人，撲咚撲咚躺下了一大片，內中孤零丁單見一人如同半截金塔相仿。見那人身高一丈開外，黃衣襟黃帽子黃臉。蔣平、南俠早就看見，原來是君山金鐘無敵大將軍于奢。原來鍾雄面聖之後，帶著于奢、于義歸奔君山，念了萬歲旨意，所有君山寨主，俱是六品虛銜。是日于奢、于義理當進京當差，帶上盤費銀兩，辭別鍾太保，兩個人下君山，投奔京師。一路之上，曉行夜住。這日從白沙灘經過，就見那裡人流如螞蟻盤窠相仿，于奢問于義：「你看前邊這是什麼事情？」于義說：「前邊那是唱野檯子戲哪，你看那不是兩邊的看台？」其實于五將軍早聽見人說去看打擂的去，瞞著他三哥，知道他那性情不好，假說是戲台。已經走在北邊，又遇見從北往南的人直跑，說看打擂去。于奢方才明白，叫道：「五弟，那邊不是戲台，原來是打擂的，我們前去看看。」于義說：「我們趕路要緊。」于奢返身而回，于義無奈，只好跟著回來。行至擂台之下，看見王興祖台上說話。于奢說：「我去打擂。」于義一把沒揪住，他大吼一聲說：「爺爺來了！」把雙手往兩下一分，麥撒著兩隻手，把那些瞧熱鬧之人，扒拉的東倒西歪。忽然韓天錦在那裡高聲大叫道：「大小子快過來罷，我在此等你哪！」于奢一瞧是韓天錦在那邊叫他，也就顧不得掃擂了，說：「原來是我們黑小子在這裡哪！」又一分眾人，從擂台底下鑽將過去，說：「黑小子，你從何處而至？」天錦說：「咱們的人都來啦，我一人拆不動這個台，你幫著我去拉那邊的柱子。」于奢說：「使得。」他就把那根柱子一抱，這兩個站殿將軍開了個二鬼把門。于奢問：「多時才拆哪？」天錦說：「看著我們四叔把手一招，我們就拆了。」于奢點頭。王興祖聽見有人上台打擂，等候了半天並無動靜，往正北上問道：「方才哪位答言，要上台打擂？」問了好幾聲，並無上台之人。瞧熱鬧的人知道于奢、于義是一處來的，又帶著眾人被于奢扒拉了一個筋斗，全都記恨于奢，回頭問于義說：「人家那裡問下來了，不敢上去，就會欺侮我們哪！」于五將軍如何擔得住，說：「你們要瞧看打擂的呀，我上去就上去，這算什麼要緊的事！」眾人往兩旁一閃，事已至此，也不能不上去了。眾人說：「那邊有梯子。」于義說：「要梯子何用！」剛要一抖身躡將上去，忽見南面梯子上，有一人喊叫，說：「打擂來了！」于義一看，不是外人，原來是開路鬼喬彬。于義暗付此人本領平常，不是擺擂之人的對手。

原來喬彬同著胡小紀封官之後，回家祭祖完畢，上京當差。到了開封府，聽王朝、馬漢告訴南俠大眾事情，打發二人奔南陽府五里新街公館，見蔣、展二位大人。這二位到了公館，見著張龍、趙虎，二人告訴他們，大眾上擂台拿賊去了。喬彬約著胡小紀去拿人，胡小紀明知喬彬本領平常，說：「我們幫著三老爺、四老爺看守萬歲爺的物件罷。」喬彬假意應承，隨把大衣服脫下，假裝走動，就奔白沙灘來了。喬彬由正南看台底下分開眾人，來至擂台之下，蹬著梯子往上就走。梯子底下，有東方亮的人，攔住問道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」喬彬說：「我是打擂的。」那人說：「你既是打擂，你上號棚先去掛號。」喬彬說：「那我是一概不懂的。」那人說：「不去掛號，你不用想從這裡上去。」喬彬是個粗魯之人，把那人一掌打倒在此，喬彬就跑去上去了。剛要上台，上面看台的一攔他說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」喬彬說：「我是打擂的，打一拳贏多少銀子？」看台的說：「打一拳贏銀五兩，踢一腳贏百兩。」話言未了，「叭嘍」喬彬就打了看台的一個嘴巴，下面橫著一個蹠子腳，看台的就撲咚躺倒在台上。喬彬說：「拿銀子來！一百五兩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你這小子怎麼這樣不通情理，他是看台的，你打他就要銀子，世間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情。要打那個才給銀子哪。」喬彬說：「那個也打。」奔向王興祖來就要講打。王興祖道：「你要到號棚去登記，然後打擂。」喬彬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，我全不懂得，招打。」王興祖用單臂一磕喬彬的腕子，喬彬哎呀一聲，說：「好小子，拿著傢伙哪！」用了個窩內發炮，叫王興祖用右手，一刁他的腕子，往懷中一帶，喬彬往回裡一抽，王興祖借著他的力，一抬腿，就聽嘯的一聲，把喬彬由擂台上踢將下來，摔在人的身上。他倒沒摔著，把那看熱鬧的一團人壓倒在底下。眾人抱頭哀叫亂喊，也有把腿折了的，也有把胳膊扭了的。一看又從正南上去了一個，金槍將一瞧，這個更不行了。原來這是勇金剛張豹。因他同著雙刀將馬龍回家祭祖，安排了家中事情，投奔京都，半路上碰見了艾虎的徒弟大漢史雲，一同到開封府，也是叫王朝打發他們上這裡來了。將至公館門首，就遇見開海雲龍胡小紀慌慌張張往外跑，馬龍、張豹把他攔住，見面行禮。張豹說：「胡大哥，你往何處去？」胡小紀回說：「喬彬出去工夫甚大，總沒回來，準是打擂去了，我欲追至擂台，看看他上去打擂沒有。他要上去，如何是人家對手。」張豹說：「我們大家一同前往。」剛到擂台之前，見喬彬被人家刁住腕子，往下一踢，勇金剛把肺都氣炸，撒腿往前就跑，要打南邊的梯子上去。被看梯子的人擋住，他就抱著擂台柱子，往上就爬，到了上面，一扳台柱，往上一翻身，把人家那彩綢牆子也給撕斷，往起一挺身，說：「藍臉小子，你好生大膽，敢把二太爺的哥哥扔下台去，二太爺與你誓不兩立！」王興祖看他這相貌，倒有幾分愛他，連忙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是上台打擂，不可口出不遜，你先上號棚掛號，也得把你的姓名通將出來，然後再較量不遲。」張豹本是個渾人，哪裡懂得這件事情。說：「你要問我的姓名，我就是二太爺。」說猶未了，就是一拳。王興祖氣得二目圓睜，怎麼來的一個一個都是這個樣子。二人交手三五個響，照樣兒把勇金剛張豹踢將下去。

擂台下面的人，哈哈的又是一笑，大家異口同聲說：「這是露臉哪？這是現眼哪，原來全是這個樣子。」艾虎哪裡攔得住，兩個盟兄都被打下擂台，自己打算要躡將上去。王興祖在上邊說：「本領平常的，不用上來現眼了。」馬龍先就躡上台去，王興祖一看，此人身高七尺，藍緞壯帽，藍緞箭袖袍，湖色襯衫，薄底靴子，鵝蛋臉面，細眉長目，直鼻闊口，細條身材，精神滿足。王興祖問：「尊公，可曾到號棚掛號？」馬爺說：「我也不用到號棚掛號，三拳兩腳，結果我的性命，絕沒哭主。我也不用通我的姓名，小可無非是領教領教。」二人彼此一抱拳，動起手來了，若論馬龍本領，比那二人強勝百倍。兩個人躡高縱矮，手眼身法步，腕跨肘膝肩，遠處長拳，近處短打，王興祖招招近手，馬龍封避躲閃，兩個人打了個難分難解，並且是一點聲音皆沒有。台下人齊聲喝采。這兩個人台上亂轉，如走馬燈兒一般，工夫一大，馬龍就透著手遲眼慢，艾虎就要躡上台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